



胡子知言卷第五

復義

胡子曰復義為信不復義為罔踐理為信不踐理為罔唐文宗讀書耻為凡主及不能行其政令而飲醇酒求醉是自棄者也若憤懣自強乾乾惕厲廣求賢聖以自輔則可以有為於天下矣

唐文宗曰宰相薦人當不間踈戚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亦不為公誠哉是言也

小人得用則民志不定

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飢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又益甚焉然而不亡者

未之有也

事有大變時有大宜通其變然後可為也務其宜然後有功也

胡子傲陸賈對漢高曰陸賈為漢高帝大中大夫時時前說稱引詩書帝罵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再拜對曰臣竊以陛下馬上之功不如項王也上曰何謂不如對曰天下初發難時秦軍常乘勝逐北項王獨破秦軍虜王離懾服諸侯降章邯及欣翳西攻破函谷東擊死田榮感漢軍於穀泗困陛下於滎陽成皋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陛下失太公於彭城亡衆於滎陽跳身於玉門中伏弩於廣武勇不振於鴻溝既及羽於固陵

必待信越而後敢戰此臣所謂不如也上曰是則然矣而我得天下項王失天下者何也賈對曰項王失信殺君意思聽讒行姑息樂殺人殖貨利犯聖王之法此其所以失天下也陛下本以寬大長者受懷王入關之命為天下除殘賊所過亡鹵掠赦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父老惟恐陛下不為秦王此三代得天下之仁也項羽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為丞相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義帝陛下舉軍誦素告諸侯而伐之此三代取天下之義也不齷齪自用多大略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韓信此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也

以野戰略地之功警狗以文墨議論之功為人此堯舜禹湯文武尚德不尚戰之心也鎮撫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此堯舜禹湯文武哀鰥寡恤孤獨之政也此五者陛下所以得天下成大漢磐石之基非歟馬上一時之功乃河漢之波瀾起伏耳上欣然而笑曰生言起吾意殊非腐儒之論吾欲治天下法先聖何若而可賈再拜對曰陛下及此言天下之福也天下法制自周幽厲掃蕩幾盡平莊之後浸微浸盛五伯假託仁義以自封殖志不在於斯民至於七雄益以戰爭強大為務秦據形勝以利誘民間取一時之勝而不知其勝為僥倖也遂安而行之居十三歲天下

爭越而亡之矣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二生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幸天下以詔子孫以傳萬世上曰善然吾老矣不能用也明年丙午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寥寥千餘歲未有能明漢家承三代之宜者也又可論承漢家之宜乎大宋癸酉歲有士嘆曰嗚乎天乎使陸生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有制適庶有辨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婦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為人彘張美人以恨死趙王如意以醜死淮陽王友以餓死梁王恢以殺死燕王建絕嗣山朝武彊不疑幾於亂姓之事哉又安有審食其入於死誅不赦之罪而呂氏至於族滅

後世世有外戚之禍我則必制國有法荆王賈楚王交
代王喜齊正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以及皋陶伊傅周召之裔得血食矣則必體貌
大臣韓信彭越之夷三族可悔蕭相國不繫獄黥布陳
豨韓王信盧縮不背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折臣而
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下充臣道上行致
天道於交泰而大臣可以託天下委六尺之孤矣則必
封建諸侯藩垣屏翰根深蒂固難於崩陷可以正中國
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和親而子足倒置矣則必
復井田之制不致後狃三十稅一近於貽道富者連田
阡陌僭擬公侯而食民完苦失聘矣則必用靈制五刑

使好生之德洽於黎民不下三大赦以啓後世惠姦宄
賊良民之原矣則必待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梳
宦者卧臨棄天下公卿大臣受顧命婦寺不能與而大
正其終矣則必兼用仲尼立嫡與賢之法嗣天子繼離
之明行乾之律不受制於母后遂飲為淫樂不聽政矣
嗚呼天道往而必返三代之盛其有終不復者乎
胡子假漢高聽賈言徵魯二生曰帝於是因張良以問
四皓四皓曰吾志其道未傳其業盍徵魯二生乃命魯
郡守以禮徵之二生曰上素輕儒好嫚罵吾不忍見也
太守以聞帝曰吾所罵者腐儒耳則命大臣以玉帛聘
焉二生曰上以布衣提三尺用天下豪傑取天下今天

下已定矣安用儒生堅卧不起使者復命上即日車駕見之二生見曰陛下已定天下矣尚安求士上曰定天下者一時之事爾言欲與生謀萬世之業二生再拜稽首曰陛下真天下之君也上命副車載歸未央宮東鄉坐而師問焉上曰吾生戰國之末不聞二帝三王之道願生以教我二生對曰天下之道有三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此聖人事非常人所知也上曰何謂也二生對曰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此聖人事非常人所知也上曰何謂也二生對曰陛下明達廣大愛人喜施有長人之本矣知人好謀能聽得應變之幾矣項王殺君舉軍縞素布告天下而伐之知提綱之法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王者法天心不可怠放怠則應變必失其幾放則三綱不得其正幾一失則事難定綱不正則亂易生陛下已定天下矣其亦少怠矣乎放者其不可收矣乎上不覺促膝而前曰生何謂也二生對曰王者法天以行其政者也法天之道必先知天知天之道必先識心識心之道必先識心之性情欲識心之性情察諸乾行而已矣上曰生言甚大願明以教我二生對曰乾元統天律而無息大明終始四時不忒雲行雨施萬物生焉察乎是則天心可識矣是心也陛下怠之則放放之則死死則不能應變投幾而大法遂不舉矣臣子可以乘間而謀逆妾婦可以乘間而犯順夷狄可

以乘間而抗衝矣後嗣雖有賢明之君亦終不能致大治矣上曰何為而然二生對曰本不正也陛下不見大本乎本充本完故能與天地陰陽相應枝葉茂盛華穠而實美焉木一病則蠹生其中雖天覆之地載之陰陽承之而枝葉不能茂華實不能美矣上曰我之知矣願聞所以行之三生對曰法始放伏羲繼乎神農大乎軒轅成乎堯舜損益於禹湯文武夏之亡非大禹之法不善也桀棄法而亡也商之亡非成湯之法不善也紂棄法而亡也周之亡非文武之法不善也幽厲棄法而亡也秦則不然創之非法守之非法而亡也天下初定革弊起度今其時矣臣願陛下勇於法天心大明其用於

政事以新天下上曰吾願聞其目對曰歷世聖帝明王應天受命之大法小臣其敢專席而議願陛下與天下共之上曰善於是詔天下搜揚岩穴之士焉

胡子謂孫正蒙曰天命之謂性流行發見於日用之間患在學道者未見全體窺見一斑半點而執認已意以為至誠之道如是如是欲發而中節與天地相似也難矣哉求免斯弊者舍講學其可乎

田叔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子毋兄弟之間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者何歟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亡在敬肆之間爾孔子作春秋必記灾異警乎人君萬

世不死也

漢文

胡子曰漢文之顧命曰朕不敏無以佐百姓常畏過行惟年久長懼于不終此乾之健天行之所以無息也此堯舜禹湯文武之心所以萬世不滅也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者懼人君之自滿自滿則止夫此心也

漢景以郅都審成為中尉以嚴酷治宗室責戚人人惴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賢德之人為之師傅為之交遊則將有大人君子可為天下用何有憂其犯法邪治百姓亦然修崇學校所以教也刑以助教而已非為治之正法也

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人皆生於父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乎曰不可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者至大至正奉天行道乃可謂天之子也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爾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為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則身立家齊國治天下平不知本則縱慾恣暴惡聞其過入於滅亡天下知之而不自知也惟其私而已是故不合天下之公則為子議父臣議君夫臣子也君父有不善所當陳善閉邪引

之當道君生不能正既亡而又黨之是不以天道奉君
父而以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寫神
者必欲其肖不肖吾父則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君
奈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臣孝子
不恣為也

知易知春秋然後知經綸之業一目全牛萬隙開也孟
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
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言其行豈不皆有
合於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大本正然後可
以保國一天下

人通於道不死於事者可以語盡心之道矣

誠天命中天性仁天心理性以立命性仁者能之委于
命者失天心失天心者興用廢理其性者天心存天心
存者廢用興達乎是然後知大君之不可以不仁也
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反
是者有國危國有天下危天下

欲修身平天下者必先知天欲知天者必先知識心欲識
心者必先識乾乾者天之性情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一物之所以萬殊也萬物
之性動殖小大高下各有分焉循其性而不以欲亂則
無一物不得其所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是故聖人順萬
物之性惇五典庸五禮章五服用五刑賢愚有別親疎

有倫貴賤有序高下有等輕重有權體萬物而昭明之各當其用一物不遺聖人之教可謂至矣

釋氏隱不知奉天顯不知理物竊弄鬼神之機以自利者也君子居敬所以精義也理於義所以順於道德也盛德大業至矣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謂何也謂太極也陰陽剛柔顯極之幾至善以徵孟十所謂可欲者也天成象而地成形萬古不變仁行乎其中萬物育而大業生矣

人之道奉天理者也自天子達於庶人道無二也得其道者在身身泰在家家泰在國國泰在天下天下泰失其道則否矣人道否則夷狄強而禽獸多草木蕃而天

下墟矣

奉天而理物者儒者之大業也聖人謂天為帝者明其

心也

卦之必重何也天道然也天道何為而然乎太極動則重矣天道無息故未嘗不重也非深知天地之幾者孰能識之

伊尹孔明救天下之心非不切也然必待三聘三顧然後起而從之者踐坤順也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所守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此其所以和而不流歟在柳下惠和而不流其聖於和而已故其弊必至於不恭

或問楊子曰貴戚之卿無可去之道而微子去之何也
曰此微子之所以順乎天也不如是周武王不足為至
德詩曰繩其祖武受天之祜此之謂也

天者道之總名也子者男子之美稱也人君行大道為
天下男子之冠則可謂天子矣

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
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大幾
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是故君先
以天下自任則皇天上帝畀付以天下矣君以從上列
聖之盛德大業自期則天下之仁人爭輔之矣君以保
養天下為事而不以自奉養則天下之黎民趨戴之矣

上曰天心中得聖賢心下但可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心

一曰天下矣天下之變也世窮也其大幾有四一曰救

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

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

也其大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

婦之法夫婦有法然後家道正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

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泰必有禮樂之所以興也禮樂興

然後賞罰中而庶民安矣

有實而後有名者也實如日天故名如是實如是而名不

如是則名實亂矣名實亂以上則下莫知所從而危亡

至矣

人皆謂人生則有知者也。夫人生而無知，能親師取友，然後有知者也。是故知先者，然後可與圖安者也。知亡者，然後可與圖存者也。知亂者，然後可與圖治者也。以楚子文之忠，而孔子猶曰：未知焉得仁。大哉知乎！天下萬事莫先乎知矣。是以孔子必先致其知。人君剛健中正，純粹首出，庶幾物者也。人臣柔順利貞，承乎天而時行者也。

制斥田所以制國也。制侯甸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強，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宗樂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士矢雖虎猛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先正為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孔子所以書於羽城之錄也。城郭溝洫，以為固，孔子之所以答言偃之間也。到秦而降郡縣，天下中原世有夷狄之禍矣。悲夫！無急於二帝待四夷之上策也。

胡子知言卷第六

中原

胡子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中原復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

易書詩春秋今有其名耳其道未嘗知也知之然後德進業修而天下可平矣

公卿大夫士今有其名耳其位未嘗定也位定然後才可盡職可修而天下可理矣

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若何曰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生養者也誠者天之道也心涵造化之妙則萬物畢應彼夫懷之

以恩令之以義憚之以威結之以信者末矣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此之謂也

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是不知君道也君道何如曰天行律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如天之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

均是人也有一人而養千萬人者有千萬人生養於一人者大易天火之卦六二中正之人也九五亦中正之人也一人而同於一人孔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不言五失君道不同於天下者是一人者所賴以生養天下同天下之本也故孔子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益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

於傳說武王之於周公仲尼之於顏回先王之於武侯是也雖然二柔者也故有私暱之戒君者天之道也臣者地之道也君道必謙恭盡下則臣可以上納其忠是故天下地上而為泰天上地下而為否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君意不先動而臣先之是謂失道道失於初求欲有終難矣故知道之臣寧有死於其分而無犯分以徼功也

古者舉士於鄉自十年出就於外傳學於家塾州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書其質性近道才行合理鄉老鄉吏會合鄉人於春秋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鄉大夫審其性之不

恃於道也行之不反於理也質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謂之選士選士學於鄉校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入國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厲之三年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於王謂之進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論其資性才行學業某可以為卿歟某可以為大夫歟某可以為士歟卿闕則以可以為卿者補之大夫闕則以可以為大夫者補之士闕則以可以為士者補之三年一考其績三考黜其不取陟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幸官野無遺賢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小大

當其才位之高下當其職入務自修而不僥倖於上人知自守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能有耻而不苟役於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場不聳也後之取士及此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而不敢以天下自私於是有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國之制焉於是有一君朝卿大聘大夫小聘王廵狩述職之禮樂法度焉於是有一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九之一一高城深池焉於是有一井邑丘甸縣都之夫數焉於是有一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焉於是有一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有一鄉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焉邦國之制廢而郡縣之

制作矣郡縣之制作而世襲之制亡矣世襲之制亡而
數易之弊生矣數易之弊生而民無定廵狩述職之禮
廢而上下之情不通考文案而不究事實信文案而不
任仁賢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廢而禁禦暴
客威服四夷之法亡矣夫家之法廢則民數不可詳矣
民數不可詳而車乘不可出矣車乘不可出而軍師不
隱於農矣軍師不隱於農而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
學即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學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
又行之習之不已理與神會能無悅乎學行之上也言
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是以識前言往行為學而已揚
雄何其陋之甚也此大駁也非小疵也

七雄諸侯皆自稱王以為王歟則土無二王四海之內
安得而七也以為諸侯歟則地皆有千餘里普天之下
安得侯而七也王非王侯非侯立位不正此孔孟所以
難仕然而仕者將以行其正也人可正則仕矣孔門諸
子有仕大夫之家者有不仕大夫之家者大夫之家可
以仕亦可以無仕者也何謂可以仕君臣之義不可廢
也何謂可以無仕知其不可教故也故冉求不能改季
氏之德孔子所以鳴鼓而攻之也
利建侯者文王所以著於屯之象也所以著於豫之象
也宣建侯者孔子所以繫於屯之象也利建諸侯者周
公所著於屯之爻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孔子所以

著於比之大象也

封建之法本於鴻荒之世群雄之所以自立者也法始於黃帝成於堯舜夏禹因之至桀而亂成湯興而修之天下亦以安至紂而又亂文王武王興而修之天下亦以安至幽王而又亂齊桓晉文不能修而又益壞之故天下紛紛不能定及秦始皇而掃滅之故天下大亂爭起而亡秦猶反覆手於頃臯間也

黃帝堯舜安天下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夏禹成湯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齊桓晉文之不王亦非一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二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掃滅封建其大繆也故封建也

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不封建也者霸世君主所以縱人欲悖大道私一身之大孽大賊也人今聞黃帝堯舜文王武王則尊之貴之以為聖人聞齊桓晉文則訾之笑之以為霸者聞始皇胡亥則鄙之賤之以為小人之雄爾及聖人所行則不從而霸者暴人之所行則從之歷代不能改是何也弗思之甚也

天地根於和日月星辰根於天山川草木根於地而人根於天地之間者也有其根則常而靜安而久常靜安久則理得其終物遂其性故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上下辨民志定教化行風俗美理之易治亂之難亡扶

之易興亡之難滅郡縣反是
聖人周萬務而無為故博施濟衆不期應於物而物應
功用配天地悠久無疆而人道立矣
命有窮達性無加損盡其性則全命
貴賤命也仁義性也

胡氏知言卷第六終

胡子知言附錄

朱子語

東萊云知言勝似正蒙先生曰正蒙規摹大知言小
仲思問五峯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
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文疑
道字可改為德字曰亦可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
寬字伊川答與叔書中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伯恭云
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
五峯說心妙性情之德不是他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
見得恁地
五峯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說極好人有私欲避障

了不見這仁然心中仁依舊只在如日月本自光明雖被雲遮光明依舊在裏又如水被泥土塞了所以不流然水性之流依舊只在所以克己復禮為仁只是克了私欲仁依前只在那裏譬如一箇鏡本自光明只緣塵都昏了若磨去塵光明只在

近世為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而五峯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

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
知言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如心以成性相為體用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體畢用先識仁體然後敬有所施先志於大然後從事於小

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迫急少寬裕由務以智力探取無涵養之功以至此然其思索精到處何可及也

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

胡公兩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

跋五峯詩

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
一洗塵埃山更好

右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熹卧病山間親友仕
於朝者以書見招熹戲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生去
上芸香閣時籍先生供職閑老新我身角冠自共書
經誰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一章龜牖
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
古青山只麼青二章或傳以語胡子謂其學者張
欽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
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為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
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見欽夫而後
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因叙其本末
而書之于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

國史本傳

胡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安國之學
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拭師事
之紹興間上書其略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
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為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知
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
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所大憂也夫敵國據形勝之地
逆臣僭位於中原牧馬駸駸欲爭天下臣不是懼而以
良心為大惡者蓋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地宰制萬事
統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
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變智巧不陳於前妃

嬪佳麗不幸於左右時矣陛下試於此時沉思靜慮方
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為大乎孰為急乎必有歎然
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
臣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為天子瞽叟以匹夫為天子
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於窮約哉而瞽叟猶不悅自常
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感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
是以解憂者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欽宗
皇帝生於深宮享乘輿之次以至為帝一旦劫於讐敵
遠適窮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
宮殿之安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墊隘其願陛下加
兵敵國心目睽睽猶飢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

子兄弟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夫
以踈賤念此痛心當食則噍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
為况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
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以此
事親於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
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為身謀爾陛下乃信之
以為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
誤邪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讎子孫之所以寢苦
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不敢以
為讎臣下憚逆有明目張膽顯為負版者有協贊亂賊
為之羽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

慮畏懼寬之不敢以為討守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
暴露無與復以存也父兄之身終天因辱而求歸之望絕
也中原士民沒身塗炭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
王安石輕用已私紛更法令棄誠而懷詐興利而忘義
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廢祖宗法令不知其并與祖
宗之道廢之也邪說既行正論并棄故姦諛敢挾紹述
之義以逞其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宣仁廢遷隆
祐使我國家君臣父子之間頓生疵癘三綱廢壞神化
之道泯然將滅遂使敵國外橫盜賊內訐王師傷敗中
原陷沒二聖遠栖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置置萬姓
未知攸底焉至酷也若猶習於因循憚於更變亡三綱

之本性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上
是非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臣賊
子由此得志人紀由此不修天下萬事倒行逆施人欲
肆而天理滅矣將何以異於先朝求救禍亂而致升平乎
末年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
之誠然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而未
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摧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
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
奈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
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令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
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高閎為國子司

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
在也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忿秦之以
疆力詐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憐勝於加之以刃也太上
皇帝劫制於疆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嘗
膽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為
大恩乎昔宋公為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
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
毋天下之毋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
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為大恩乎晉
朝廢太后薰養游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太亂
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目覩忘讎滅理北面敵國

以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
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
太平之典又為之詞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蔭
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
通書意欲用之寧作書止叙契好而已宏書辭甚厲人
問之宏曰政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
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
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
十卷

胡子知言附錄

胡子知言疑義

知言曰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瓜分孰能一之

熹謂以成性者也此句可疑欲作而統性情也如何
栻曰統字亦恐未安欲作而主性情如何

熹謂所改主字極有功然凡言刪改者亦且是私竊講貫議論以為當如此耳未可遽塗其本編也如何
熹按孟子盡心之意正謂私意脫落衆理貫通盡得

此心無盡之體而自是擴充則可以即事即物而無不盡其全體之用焉爾但人雖能盡得此體然存養不熟而於事物之間一有所蔽則或有不得盡其用者故孟子既言盡心知性又言存心養性蓋欲此體常存而即事即物各用其極無有不盡云爾大學之序言之則盡心知性者致知格物之事存心養性者誠意正心之事而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者修身以下之事也此其次序甚明皆學者之事也然程子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者蓋惟聖人則合下盡得此體而用處自然無所不盡中間更不須下存養充擴節次功夫然程子之意亦指夫始條理者而

為言非便以盡心二字就功用上說也今觀此書之言盡心大抵皆就功用上說又便以為聖人之事竊

疑未安

舊說未明今別改定如此

祖謙曰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而言則與本文設問不相應來諭以盡心為集大成者之始條理則非不可以為聖人事但胡子下者也兩字却似斷定爾若言六君子由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此

熹謂論心必兼性情然後語意完備若疑與所設問不相應而者也二字亦有未安則熹欲別下語云性固天下之大本而情亦天下之達道也二者不能相

無而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而主性情者也六君子
惟盡其心故能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人至
于今頓焉云云不知更有病否若所謂由盡其心者
則詞恐太狹不見程子所謂不做存養之意
知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
宜深別焉

熹按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
似恐未安蓋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則生而有之
矣人欲者格於形雜於氣徂於習亂於情而後有者
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於是乎有同事而異行者
焉有同行而異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言

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幾微叢萬變夫孰能別之今
以天理人欲混為一區恐未允當

祖謙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却似未失蓋降衷
秉彝固純乎天理及為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泯滅
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爾
熹再註此論胡子之言蓋欲人於天理中揀別得人
欲又於人欲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
者蓋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兩字不得此是
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玩索當見
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
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却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

識天理於人欲汨沒之中也若不能實下工夫去却
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
知言曰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
此則天理人欲可知

真按此章即性無善惡之意若果如此則性但有
好惡而無善惡之則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
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天理人欲同時並有無
先後賓主之別也然則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
之秉彝好是懿德者果何謂乎龜山楊子曰天命之
謂性人欲非性也却是此語直截而胡子非之誤矣
棧曰好惡性也此一語無害但著下數語則為病矣

今欲作好惡性也天理之公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
小人則以人欲亂之而失其則矣

熹謂好惡固性之所有然直謂之性則不可蓋好惡
物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是所謂形
色天性也今欲語性乃舉物而遺則恐未得為無言
也

知言曰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為世俗酬酢參天地備
萬物人之為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聞目見
為己蔽父子夫婦為己累衣裘飲食為己欲既失其本
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短長然不知其
陷溺者惑夫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

熹按人之為道至善也至大也此說甚善若性果無善惡則何以能若是邪

然曰論性而曰善不足以名之誠為未當如元晦之論也夫其精微純粹正當以至善名之龜山謂人欲非性也亦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截耳遺書中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則然之何譬之水澄清者其本然者也其或渾然則以夫泥滓之雜也方其渾也亦不可不謂之水也夫專善而無惡者性也而其動則為情情之發有正有正焉其正者性之常也而其不正者物欲亂之也於是而有惡焉是

豈性之本哉其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嘗不在也故善學者化其滓以澄其初而已

熹詳此論性甚善但明道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說氣稟之性觀上下文可見

熹又看此章云本天道變化為世俗酬酢疑世俗字有病猶釋子之謂父母家為俗家也改作日用字如何

熹又細看雖改此字亦為未安蓋此兩句大意自有滿聖人下學而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天道變化行乎其中耳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曾次先

橫了一物臨事之際著意將來把持作弄而天人之際終不合矣大抵自謝子以來雖說以洒掃應對為學然實有不屑卑近之意故纔說洒掃應對便須急作精義入神意思想像主張惟恐其滯於小也如為朱子發說論語乃云聖門學者敢以天自處皆是此箇意思恐不免有病也又云以其大者移於小物作日用工夫正是打成兩截也胡子喟然歎曰至哉吾觀天地之神道其時無愆賦形萬物無大無細各足其分大和保合變化無窮也凡人之心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夫心宰萬物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感於死則哀動於生

則樂欲之所起情亦隨之心亦放焉故有私於身蔽於愛動於氣而失之毫釐繆以千里者矣衆人昏昏不自知覺方且為善惡亂方且為是非惑惟聖人超拔人群之上濠見而知隱由顯而知微靜與天同德動與天同道和順於萬物渾融於天下而無時不通此中和之道所以聖人獨得民鮮能久者矣為君子者奈何戒謹於隱微恭敬乎顛沛勿忘也勿助長也則中和自致天高地下而位定萬物正其性命而並育成位乎其中與天地參矣

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曰然則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之以善惡言性也非歟曰性也者天地鬼

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况惡乎又者問曰何謂也曰
宏聞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獨出於儒之表者以其知
性也宏請曰何謂也先君子曰孟子道性善云者歎美
之辭也不與惡對

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死生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
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邪或曰心何謂也曰夫惟不死
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者未達胡子笑曰甚哉子之蔽
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知之矣

熹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兩章似皆有病性無善惡
前此論之已詳心無死生則幾於釋氏輪迴之說矣
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夫虛靈知

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耳在二地則通古今而無
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以知其理一而分殊
則亦何必為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
杖曰心無死生章亦當刪去

知言曰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
情為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以而有害也聖人不病
才人以欲為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以以術為傷德也聖
人不弃術人以憂為非達也聖人以不忘憂人以怨為非
弘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以別於以取人乎聖人發而中
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為是以中節者為非挾是
而行則為正挾非而行則為邪正以有為善邪者為惡而

世儒乃以善惡言性觀乎遼哉

熹按聖人發而中節故為善衆人發不中節故為惡世儒乃以善惡言性觀乎遼哉此亦性無善惡之意然不知所中之節聖人所自為邪將性有之邪謂聖人所自為則必無是理謂性所固有則性之本善也明矣

試曰所謂世儒殆指荀揚荀揚蓋未知孟子所謂善也此一段大抵意偏而詞雜當悉刪去

熹詳此段不可盡刪但自聖人發而中節以下刪去而以一言斷之云亦曰夫理人欲之不同爾

試曰所謂輕詆世儒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恐氣未和

而語傷易析理當極精微毫厘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章之意亦不可不存也

熹觀此論切中淺陋之病謹已刪去訖

知言曰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為仁曰欲為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如何曰仁之道弘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設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為一可以為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為一曰身不能與萬物為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為一居正竦然

而去他日某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間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充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與天地同矣此心在人其發見之端不同要識之而已

意按欲為仁必先識仁之體此語大可疑觀孔子答門人問為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從事於此而自得焉爾初不必使先識仁體也又以放心求心之問甚切而所答者反若支離夫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於已放之心不可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

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則夫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見而操之則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耳於其本源全體未嘗有一日涵養之功便欲擴而充之與天同大愚竊恐其無是理也

我曰必待識仁之體而後可以為仁不知如何而可以識也學者致為仁之功則仁之體可得而見識其體矣則其為益有所施而亡窮矣然則答為仁之間宜莫若敬而已矣

祖謙曰仁體誠不可遽語至於答放心求心之問却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者平昔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

苗裔因利欲而見一有見焉操而存之者隨事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矣是若曰於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見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却似大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於他處也又所謂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本根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

熹謂二者誠不可偏廢然聖門之教詳於持養而略於體察與此章之意正相反學者審之則其得失可見矣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之

非以為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根孰若培其本根而聽其枝葉之自茂邪知言曰天地聖人之父母聖人天地之子也有父母則有子矣有子則有父母矣此萬物之所以著見道之所以名也非聖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則有是名也聖人指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聖人傳心教天下以仁也

熹按心性體用之云恐自上蔡謝子失之此云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語尤未安凡此心字皆欲作情字如何

按曰心性分體用誠為有病此若改作性不能不動

動則情矣一語亦未安不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
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語意精密也此一
段似亦不必存
喜詳此段誠不必存然性不能不動此語却安但下
句却有未當爾今欲存此以下而頗改其語云性不
能不動動則情矣心主性情故聖人教人以仁所以
傳是心而妙性情之德又按伊川有數語說心字皆
分明此一
段却難曉不知有形二字合如何說

胡子知言疑義

五峯先生胡宏仁仲宋史稱其
玩心神明必舍晝夜以觀形著知
言一書性理精盡於是信史氏之
說有不誣者因命工重刻之梓
惠後學宏別有白王王大紀十卷
惜未見於世云

嘉靖五年丙戌歲孟夏望日
正心書院

此二行從舊抄本補錄丙子八月跋



